

· 中药文化 ·

麝香的历史与文献考证[△]任九卓林¹, 高继海^{1,2}, 郑程莉³, 彭成¹, 侯飞侠^{1*}

1. 成都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川 成都 611137;

2. 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700;

3. 四川养麝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1845

【摘要】 麝香为名贵中药及香料, 应用历史悠久。通过检索古籍和相关文献, 结合人工繁育养麝及活麝取香的实践, 对麝香的名称、基原、产区、质量评价及应用等进行综述。结果发现, 本草专著记录麝有水麝、肉麝、土麝、北麝4个品种, 麝香常见别名至少有18种(不包含少数民族语言的别名)。古人将香囊和产香作为鉴别麝的关键特征, 对食性的认知由食蛇、蚁逐渐变为取食芳草植物。历代所记载麝香出产范围常有变迁, 自唐起川、陕两地较为恒定, 现仍为道地产区。古代麝香分为遗香、脐香、心结香3等, 以香结实者、有毛裹中者为佳, 而皮毛及荔枝核粉末常用于掺伪, 现代商品麝香掺伪物更是多达20余种。麝香药用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香料用始载于汉, 到唐宋时期最盛。综合历代本草专著记载, 麝香具开窍醒神、活血通经等功效, 有微研、细研、重研3种制法, 既可外用也可内服, 用于实证和闭证, 脱证忌用、虚证慎用、孕妇禁用; 麝香作香料更是制法各异, 用途广泛。此外, 古人颇有“麝吃蛇”等习性记录, 还有待深入研究。考证结果可为麝香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麝香; 本草; 基原动物; 产区; 品质

【中图分类号】 R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890(2023)03-0608-08

doi: 10.13313/j.issn.1673-4890.20220602003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 Moschus

REN Jiu-zhuo-lin¹, GAO Ji-hai^{1,2}, ZHENG Cheng-li³, PENG Cheng¹, HOU Fei-xia^{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uthwestern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ao-di Herbs, Beijing 100700, China;

3. Sichuan Institute of Forest Musk Deer, Chengdu 611845, China

【Abstract】 Moschus is a preciou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and spice,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of application. So far,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its history and herbal literature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trieval of materia medica books and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artificial breeding and obtaining Moschu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name, origin, production area,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sch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four musk deer species in material medica books including shui she, rou she, tu she and bei she. Moschus has at least 18 common synonyms(excluding the synonyms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medicinal use of Moschus was first recorded in *ShenNong's Herbal Classic*. Moschus was first used as perfume in Han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ancient people regarded Moschus bag and producing Moschus as the key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sk deer. The cognition for its feeding habits ha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snakes and ants to aromatic plants. The production range of the past dynasties had often changed. Since the Tang Dynasty, Sichuan and Shaanxi producing areas had been relatively constant, and they were still genuine producing areas. The Moschus in ancien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yi xiang, qi xiang and xin jiexiang. The best Moschus was heavy texture with fur wrapped in the middle. The fur and lychee seedpowders were often used for

[△] 【基金项目】 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206302); 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项目(QNXZ2018017)

* 【通信作者】 侯飞侠,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药资源与鉴定; Tel: 028-61800231, E-mail: houfeixia123@163.com

adulteration, and the adulterants of modern commercial Moschus adulterants are more than 20 kind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herbal monographs of past dynasties, Moschus has the effects of opening the orifices, waking the mi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dredging the meridians. There are three preparation methods: light grinding, fine grinding and heavy grinding. It can be used externally or orally. And it is used for demonstration and closed syndrome. It is forbidden to use it when collapse syndrome, cautious in using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forbidden in pregnant women. As a perfume, Moschus is made in different ways and has a wide range of uses. Besides, the ancients often had records of "musk deer eating snakes" and other habits,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expected to clear the source of Moschu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oschus resources.

[Keywords] Moschus; materia medica; original animal; origin; quality

麝香为麝科动物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Flerov、马麝 *M. sifanicus* Przewalski 或原麝 *M. moschiferus* Linnaeus 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 自古皆为名贵中药和香料。现野生林麝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属濒危物种, 马麝和原麝均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1]。目前, 对麝香的了解并不全面, 有关麝香的资料尚未经过系统梳理, 历代本草及地方要志对麝香的名称、基原、产区分布及用法记载存在差异。例如, 麝和獐常被混淆, 对麝香基原动物的形态和食性描述多有差异, 且现代麝香研究多为药理和临床试验方面, 对于麝及麝香的名称演变、基原物种、产区分布、质量评价及应用等少有报道。本文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及本草典籍对上述几方面内容进行论述, 旨在为麝香正本清源及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名称

麝类是较早被我国人民认知的动物, 最早的记载出于殷墟, 甲骨文载为“麋”“麇”“麀”, 后《尔雅》《诗经》均有记载, 学者多以三者为异体字, 同“麝”^[2-4]。“麝”字最早现于《山海经》^[5], 入本草则始于《神农本草经》^[6]。但《尔雅》^[3]将“麝父”“麝”分列2项, 疑为2种动物, 又有古文以“麝”注释“麝”, 《说文解字》^[7]“麝”“麝”皆有, 古人常将麝和麇混指为麝, 但2字又分指2种动物, 有文载道“麝麇马鹿, 盖四物善骇”^[8]。

麝类动物混称现象自汉以后减少, 主要与獐混淆。明李时珍^[9]曰: “麝之香气远射, 故谓之麝”, 此后才将“麝”的释名固定下来。但地方志资料中, “麝”与“麇”的混用不止, 如明清《松潘县志》记载“公麝、牡麝”, 民国《汶川县志》《会理州志》也将“麝”“麇”混用^[10-11], 但仍以“麝”最常见。

药材麝香也有较多的别名。自汉起, 主流本草

中涉及的别名至少18个, 而麝香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又有多种别称^[12-13] (表1)。《本草经集注》^[14]称生香; 《雷公炮炙论》^[15]又分为遗香、膝香、心结香; 《证类本草》^[16]载为生香、脐香、心结香; 《本草纲目》^[9]单列1条为麝脐香, 并收录“莫诃婆伽”的印度外来名; 《宝庆本草折衷》首次以当门子为麝香别名^[17], 后《本草分经》直接收录为当门子^[19]; 《东医宝鉴》称四味臭^[18]; 《增订伪药条辨》称蝙蝠香^[20]。此外《中药材手册》称香脐子^[21]; 《四川中药志》称臭子、腊子^[22]; 《中国道地药材》又有蚂蚁香、蛇头香之名^[23]; 《中医大辞典》称为寸香、元寸^[24]; 《中药大辞典》又有原麝香、寸草的别名^[25]; 《中国药典大辞典》无新增别名^[26];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收录麝香为正名。

2 基原动物

2.1 品种

古时对麝的品种记录有4种, 均不尽详实。《本草图经》载有水麝、肉麝^[27]。水麝与麝香鼠相似, 均具水生习性, 后者产香多为乳白色液体, 具有与麝香类似的独特气味。但麝香鼠原产北美, 20世纪50年代才引入我国, 且古文仅记载虞人捕捞水麝并圈养一事, 其形态、习性等未有描述。《本草纲目》有“土麝”一说^[9], 指其为东南地区的麝, 推测为现代的林麝。《药物出产辨》载“北麝”^[28], 又名西麝、苏麝, 依据其生长环境被认为是马麝。《中国药典》1963年版首次收录麝香, 规定其基原动物为麝 *M. moschiferus* L.^[29], 自《中国药典》1977年版起麝香的基原动物明确为林麝 *M. berezovskii* Flerov、马麝 *M. sifanicus* Przewalski、原麝 *M. moschiferus* Linnaeus 3种^[30]。

2.2 形态

麝的形态描述最早于汉代《尔雅》^[3], 称“麝

表 1 麝香别名统计

年份	书名	别名
480—498	《本草经集注》 ^[14]	生香
588	《雷公炮炙论》 ^[15]	遗香、膝香、心结香
1082	《证类本草》 ^[16]	生香、脐香、心结香
1257	《宝庆本草折衷》 ^[17]	当门子
1578	《本草纲目》 ^[9]	麝脐香、莫诃婆伽
1612	《东医宝鉴》 ^[18]	四味臭
1840	《本草分经》 ^[19]	当门子
1928	《增订伪药条辨》 ^[20]	蝙蝠香
1959	《中药材手册》 ^[21]	原麝香、香脐子、寸香、麝脐香
1979	《四川中药志》 ^[22]	臭子、腊子
1989	《中国道地药材》 ^[23]	蚂蚁香、蛇头香、寸香、香脐子、元寸
2004	《新修晶珠本草》 ^[12]	拉孜（藏族）
2005	《中医大辞典》 ^[24]	寸香、元寸、当门子、臭子、香脐子
2006	《中药大辞典》 ^[25]	原麝香、香脐子、寸草、麝脐香、臭子
2010	《中国药学大辞典》 ^[26]	臭子、当门子、腊子、麝脐香、四味臭
2016	《中国民族药辞典》 ^[13]	菊/朴（水族）、啰兴（彝族）、依帕尔（维吾尔族）、扎阿日（蒙古族）、勒阿（怒族）

父，麝足”，麝父指雄麝，《说文解字》载“麝如小麋，脐有香”^[7]，说明雄性的香囊是麝被人关注的最早特征。《本草经集注》载“其香正在麝阴茎前皮内，别有膜裹之”^[14]，是对香囊位置及结构的进一步描述，此后麝的本草记录无再详实，尤其是始终未写出雄麝的犬牙特征。

宋《本草图经》最早出现了文州麝的绘图^[27]（图 1A），其似鹿，无角、有犬牙、尾巴短小、全身被毛、有明显斑点、近肚脐处似有香囊，近于现代林麝。但同代的《证类本草》所附文州麝图^[16]（图 1B）又不同于现代麝，其头小、无角、耳大直立、无犬牙、尾巴外露明显，更接近现代鹿科动物特征。明《本草蒙筌》的郢州麝^[31]（图 1C）也不具犬牙和香囊，更似鹿科动物。《本草备要》^[32]（图 1D）与《本草从新》^[33]（图 1E）所绘奔跑状麝图，其形态与现代麝的差异就更大了。明《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的彩色麝^[34]（图 1F），除无犬牙，其余特征也与现代麝基本一致，尤其体表毛色差异与现代麝极为相似，但该书所绘麝（图 1G）与麝仅存在体形的区别。在现代林麝养殖场，犬牙成为区分雄麝（图 1H）与雌麝（图 1I）的最显著形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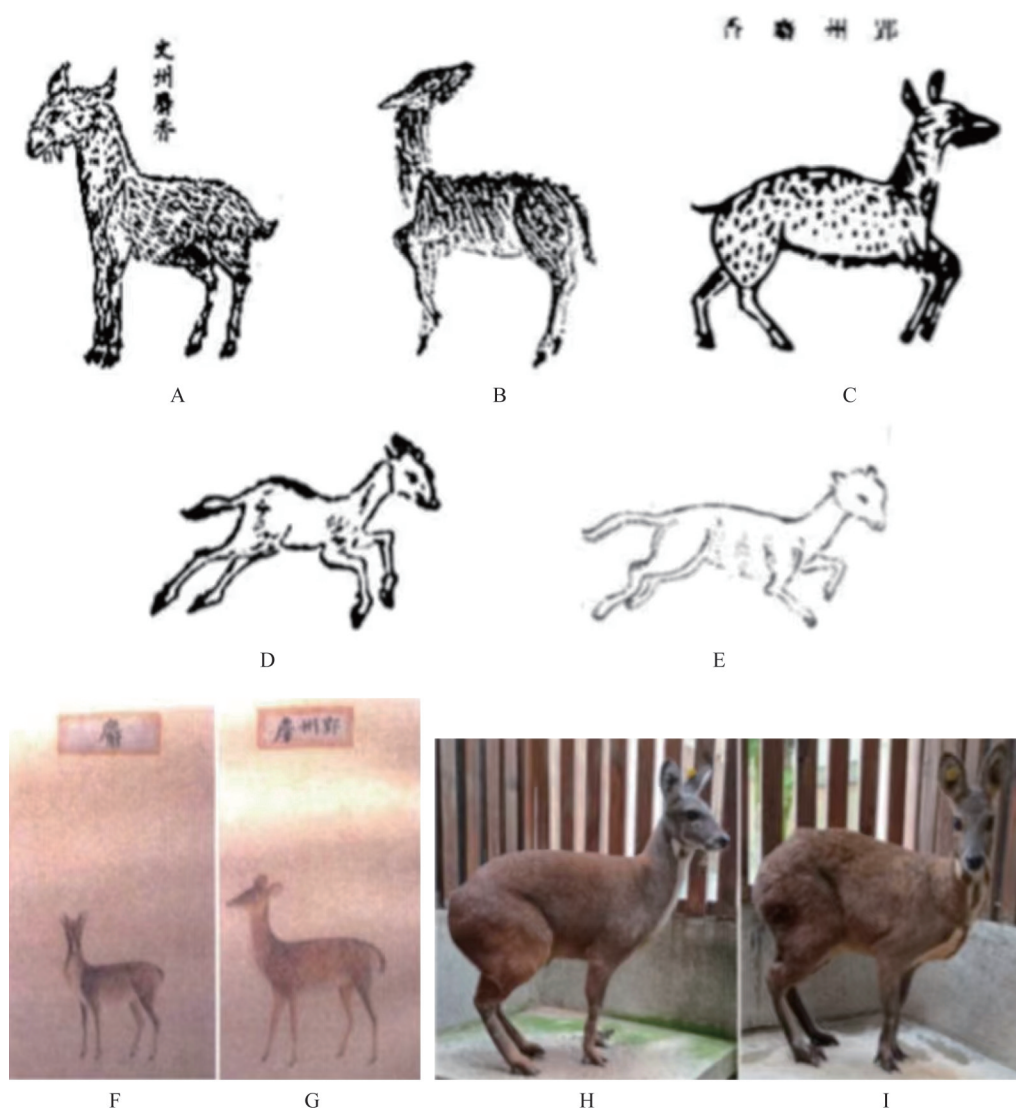
综上，古人对麝的形态认识存在差异，区别麝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在于具香囊和产麝香，绘图却常以不产麝香的雌性动物为主，基本与鹿类动物无异。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为有犬牙而不具角的鹿类动物，麝与獐是最频繁混淆的，古代最初以体形

大小区分两者，如“麝形似獐而小”^[35-36]，后以生活环境进行区分，如“麝居山，獐居泽”^[9]，但民间混淆现象仍不止。

2.3 习性

在食性方面，早期本草频繁记载“麝子夏食蛇虫极多”“日常啖蛇为食”“麝香及野猪皆啖蛇”等内容^[27,31]。陶弘景^[14]认为麝恒食柏叶，又吃蛇虫而产麝香，否定“生香，人云是其精溺凝作之”的观点；明缪希雍^[37]在《神农本草经疏》指出，麝“遇蛇亦啖，但不结香……麝乃山兽好食香木芳草，如柏叶之类，故气聚于脐，而结成是香”。后《冯氏锦囊秘录》^[38]、《神农本草经百种录》^[39]均认为麝香是由取食芳香植物的香气聚集而成，并非吃蛇形成，称“或云啖蛇多而结成者，非也”。因此，古人对麝食性的认知逐渐准确，现代麝通常以植物为食，且多以嫩叶^[2]。

在泌香方面，麝“至寒香满，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剔出”^[14,40-41]，这与野生麝的泌香期基本一致，雄麝每年 5—7 月自然泌香，香囊胀满后会自己抖落。古人认为春分取香最佳^[42-43]。现代人工养麝研究发现，取香最佳时期为秋冬季节。《证类本草》^[16]引《杨文公谈苑》记载，麝剔香之后会“着屎溺中覆之”，且“所遗粪常就一处”，这也符合现代研究结果，麝具有自我标记和保护思维，对原居地具依恋性，其排粪场所固定，扒土盖粪均为本能反应^[2]。



注：A. 《本草图经》麝图；B. 《证类本草》麝图；C. 《本草蒙筌》麝图；D. 《本草备要》麝图；E. 《本草从新》麝图；F. 《御制本草品汇精要》麝图；G. 《御制本草品汇精要》郧州麝图；H. 实拍雄麝图；I. 实拍雌麝图。

图1 本草所载麝图及实拍麝图

3 产区

东亚是麝科动物最早演化和野生分布的地区，迄今最早的麝类化石发现于渐新世地层，我国最早的麝类动物化石发现于中更新世的北京周口店及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西藏地区也有麝分布^[2]。

野生麝的产地最早载于《山海经》^[5]，在翠山（青海西宁或甘肃）的北面和阳帝山（现湖北阳新县）。《神农本草经》言其“生山谷”^[6]。《名医别录》载“生中台及益州、雍州山中”^[44]，当时益州指四川松潘、黑水、理县、小金、康定、九龙、木里及以东区域^[45]，雍州为今陕西、甘肃一带。《本草经集

注》记载麝香仍出益州^[14]，但当时疆域范围已扩大为今四川北至平武县，南至会理县，西至木里县，东至古蔺县一带区域^[45]，又有“随郡、义阳、晋熙诸蛮中者”，说明还包括今湖北省黄冈市、河南省南部及安徽省潜山市一带。

唐代本草未记载麝香的新增区域。至宋，麝香主产区更为详细，如《本草图经》载“出中台山谷及益州、雍州山中，今陕西、益、利、河东诸路山中皆有之，而秦州、文州诸蛮中犹多，蕲、光山中或时亦有”^[27]，较前代新增河东而减少了义阳、晋熙地区。当时陕西指陕塬以西，即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以西，关中一带，利州为四川省广元等地，

河东为山西省,秦州为甘肃天水,文州为甘肃文县。元明时期,麝香产地记录较少,如《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仅有中台、益州、雍州、陕西^[46],《本草蒙筌》仅有陕西各山谷和文州诸蛮中地区^[31]。清《本草崇原》记载为“益州,随郡、义阳、晋熙、羌夷”等地^[35]。可见,自汉末以来本草所载麝香产地常有增减,但益州、雍州产区较为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本草所载麝香产区未能全面反映其自然分布区,可在地理志和地方志中得到补充。例如,唐代麝香已形成土贡定制,《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土贡州郡高达46个,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及横断山脉东缘,祁连山东段和贺兰山也有分布,比本草记录范围更广^[47]。

四川作为麝香道地产区,其地方志中常提及麝香。在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四川府县志》《四川总志》中,有关麝香产地的记录达10余地^[10-11]。例如,康熙年间的保宁府、夔州府、嘉定州、松潘卫等均产麝香,乾隆年间的达州,嘉庆年间的马边厅,道光年间的重庆府与绥靖屯,咸丰年间的邛崃(现西昌)与冕宁县,同治年间的里番厅与会理州,光绪年间的打箭炉厅(今康定)、雷波厅、越嶲厅(今四川省越西县)、盐源县等,至民国时期广元县、松潘县、康定县等均有产麝香记录。《药物出产辨》指出“产四川打箭炉为正地道,云南亦可,西藏次之”^[28]。由此可知,麝香在四川分布范围较广,涉及广阔的川西及东部山区,这在主流本草中均未记载。

现代野生麝分布范围已较古代大幅缩减,主要分布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地,黑龙江、吉林等也有。除野生外,人工驯化和养麝的范围较广,截至2020年的人工繁育麝约为3万只,以林麝为主,分布于陕西、四川、甘肃、湖北等地,山西、福建、上海等地也有报道。

4 质量

4.1 等级标准

古代麝香按获取方式分为3等^[9,15-16,27],其中遗香质量最佳,又曰生香^[16],为麝自行用蹄尖剔出,因极难获取,价格昂贵。脐香为二等,又名膝香^[15,48],为捕麝之后割取香囊所得。再次者名心结香,《雷公炮炙论》载“被大兽惊心破了……擘破,见心流在脾上,结作一大干血块……是香中之次也”^[15]。因此,

心结香为麝香与麝血的混合物虽具香味但干燥不可用^[27]。

古时认为正品麝香特征为“形貌直如栗状……大都亦有精粗,破看一片,有毛在裹中者为胜”^[14,40,42],李时珍提到西北地区的麝香更结实,而东南地区土麝所产麝香效果不佳^[9]。《中国道地药材》中麝香以气芳香浓烈为佳^[23],《中国药典》2020年版把麝香分为毛壳麝香和麝香仁^[49],麝香仁性状由当门子和散香组成。优质麝香应质软、油润、疏松,呈颗粒状和粉末状,含有少量脱落的内层皮膜和细毛。气香浓烈而特异,味微辣、微苦带咸。两者对于正品麝香的性状描述无明显差异。

4.2 作伪与辨伪

真麝香极难获得,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掺伪现象。《本草经集注》^[14]记载“一子真者,分糅作三、四子,刮取其血膜,亦杂以余物”^[14],又有“裹以四足膝皮货之。货者又复为伪”^[35]。因荔枝核粉末多为棕色,与麝香相近,又方便可取,便普遍出现用其掺伪的现象^[31-33,50-51]。至今市场上仍存在各种掺伪手段^[52],掺伪物分为动物、植物和矿物三类,包括了动物肝脏、锁阳粉、赤石脂等20余种。

在辨伪方面,古籍记载“真者带过园中,瓜果不实”^[14,39],但该方法有待考证;“烧当门沸起良久亦好”^[14,39]具一定可取性,《中国药典》2020年版所收录“取麝香仁……坩埚中灼烧,初则迸裂,随即融化膨胀起泡似珠……”的方法与之类似^[49]。此外,《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还记录了几种鉴别要点,如“冒槽”“搓之成团,轻揉即散”等^[49]。《彝医动物药》中还介绍了手搓、手捏、口尝、水试、火试等多种方法^[53]。现代鉴别方法还包括红外光谱法、电子鼻分析、分子鉴定等方法^[54-55],以及气相色谱法、薄层色谱扫描法、电子探针分析等,《中国药典》2020年版明确规定麝香酮质量分数不得少于2.0%。

5 应用

5.1 药用

5.1.1 主治病症 麝香药用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痼症,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厌寐”之功效^[6];而后《名医别录》新增了“主治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痞满,风毒,妇人产难,堕胎,去面黧,目中

麝香”^[44]，后代诸本草所载功效皆为沿用；《蜀本草》新增“主呕哕”^[41]；《证类本草》新增“止小便利”^[16]；《本草撮要》明确指出麝香“功专开窍”^[56]。麝香坏果败酒多有记载，《本草纲目》引《济生方》，利用“果得麝则坏，酒得麝则败”的特性来治疗“食瓜果成积作胀者”和“饮酒成消渴者”^[9]；清《本草新编》分析麝香败果其实为杀虫之功，否定前人麝香消果的说法，曰“食果过多，胸中未有不生虫者也。生虫则必思果，思果则必多食果矣，初食之而快，久食之而闷”^[57]。《本草崇原》记载了麝香能治温疟和惊痫，称“麝则香生于肾，故治温疟。麝香辛温通窍，故治惊痫”^[35]。《得配本草》中还记载一种可用麝香治疗的怪症，“口内吐出肉球，有根如线，长五六寸，不能食物，捻之痛入于心”^[58]。现代麝香除治疗热病神昏、卒中痰厥、气郁暴厥、中恶昏迷、经闭、癥瘕、难产死胎、胸痹心痛、心腹暴痛、跌扑伤痛、痹痛麻木、痈肿瘰癧、咽喉肿痛诸症，还可用于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1]。见表2。

5.1.2 炮制及用法 古时麝香炮制方法又分微研、细研、重研。《雷公炮炙论》记载“凡使射香，并用，子日开之，不用苦细研筛用之”^[15]，《雷公炮炙药性解》记载“磁钵中细研任用”^[48]，《得配本草》记载“微研用”^[58]。《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录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杂质、用时研碎”^[49]，仍沿用古法，

但在研磨程度上并未详细要求。

麝香用法分内外2种。内服多研磨冲服，《食疗本草》“作末服之……研了，以水服之”^[59]，《证类本草》引《药性论》云“以当门子一粒……细研，熟水灌下”，引《广利方》“麝香一钱，重研，和醋二合服……”^[16]，外用可佩戴、外敷、滴眼。《本草经集注》载“以真者一子，置头间枕之，辟恶梦及尸疰鬼气”的用法^[14]，又引《抱朴子》中的“辟蛇法：入山以麝香丸着足爪中”，以及引《经验后方》中“治鼠咬人。麝香封上，用帛子系之”的外敷法。《本草蒙筌》记载“点目疾去翳膜泪眵”^[31]。现多与其他药制成丸、散内服，或外敷等。

5.1.3 禁忌 麝香使用禁忌多有记载，如“麝香忌大蒜”“痲怯人及孕妇切忌佩带”“麝香不可近鼻，不可久带”^[9,32-33,38,50,57]；《雷公炮炙药性解》明确指出“凡使麝香勿近火日……然辛香之剂，必能耗损真元，用之不当，反引邪入髓”^[48]；《本草新编》指出“世人不知禁忌，妄用麝香……毋论关闭、关开，而一概皆用”的错误性^[57]，必须要对症使用。此后本草皆明确表示，使用麝香要分清病症。《冯氏锦囊秘录》记载“故丹溪云：五脏之风，忌用麝香，以泻卫气，故属虚者，概勿轻用”^[38]；《得配本草》记载“风在肌肉者用之，反引邪入骨。阴盛阳虚，有升无降者，禁用”^[58]。麝香现仍只用于实证、闭证，脱证忌用，虚证亦当慎用，孕妇

表2 麝香功效与主治

功效	主治	出处
开窍醒神	主辟恶气，杀鬼精物，久服除邪，不梦寤寐	《神农本草经》 ^[6]
	辟恶梦及尸疰鬼气	《本草经集注》 ^[14]
	除百邪魅鬼，小儿惊痫客忤，镇心安神	《千金翼方》 ^[42]
	除惊怪恍惚。	《食疗本草》 ^[59]
	杀鬼精，驱疫瘴，通关利窍。除恍惚惊怖，镇心安神，吐风痰不梦寤寐。小儿客忤、惊痫亦用之	《本草蒙筌》 ^[31]
	治小儿客忤，项强欲死	《医学入门》 ^[43]
	中风不省者	《本草纲目》 ^[9]
活血通经	纳子宫，暖水脏，止冷带疾，	《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 ^[46]
	妇人有孕，闻其气亦堕胎，催生下死最速……伤寒阴毒，内伤积聚及妇人子宫冷、带疾，亦用以为	《医学入门》 ^[43]
	使，俾关节通而冷气散，阳气自回也	
	催生堕胎，除瘀破症……治疟疾而吐风痰，退目翳而疗耳聋。蚀诸般痈疮肿毒膨水。息心腹之暴痛，《本草易读》	^[51]
	开痰气之厥逆，疗鼻塞之失味	
消肿止痛	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暖水脏	《本草备要》 ^[32]
	开经络透肌骨	《得配本草》 ^[58]
	胀急痞满咸消	《本草蒙筌》 ^[31]
	心腹暴痛胀急，痞满	《医学入门》 ^[43]
	破伤风水，毒肿痛不可忍	《本草纲目》 ^[9]
	痔漏恶疮，面黑斑疹，暨鼠咬虫伤成疮，用麝封固即愈。痘疮闻之亦靥	《本草求真》 ^[50]

禁用^[1]。

5.2 香料

麝香作为中国四大名香之一，范晔所撰“和香方”为麝香作香料的最早记录^[60]，随着唐宋时期制香工艺的不断发 展，麝香的用途也日渐广泛。除日常的熏香，还可佩戴、熏衣，制成香枕、香药、香丸、香墨等。唐《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四香阁”利用麝香、沉香筛土和泥来涂饰墙壁，宁王“含嚼沉麝”来保持口气清新^[61]。宋《本草图经》介绍了利用水麝所产麝香洗衣，香味持久不败^[27]。在宋《陈氏香谱》《香谱》及明《香乘》等香药专著中，麝香更为常见，如“蜀王熏御衣法：丁香、馥香、沉香、檀香、麝香，以上各一两……”“和州公库印香：沉香十两……麝香七钱”“窖酒龙脑丸法：龙、麝，二味，用研……”^[62-64]。由于麝香的珍贵性，古代仅属于王宫贵族的消费品，现常用于高档香水和化妆品。

6 讨论

我国古代长期依赖野生麝类动物入药、定香，直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麝资源急剧减少才开始规模化的人工驯养，但对麝的系统生物学研究还不够深入，人工养麝的数量及麝香的产量均不理想。本文对麝的名称、基原、习性、产区及用途等进行文献整理和考证，既是对中国古代关于麝认知内容的传承，也为现代养殖技术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是世界上麝的原始主要分布区之一，古人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狩猎麝类动物，殷商时期出现麝的文字记载，而汉代即开始的麝类动物开发。除本文梳理的药用、香用外，还有三方面值得考证：一是多个朝代曾有人工养麝和保护方面记录，如唐天宝年间有专门圈养水麝且人工取香的案例^[27]，汉代上林苑、清代木兰围场等均是包含广大麝分布区的野生动物园；二是由于麝类动物的分布范围广、物种多样，古人留下了水麝、肉麝、土麝、北麝等不同称谓，以及较多的“麝吃蛇”习性记录，还未能与现代麝（鹿）类动物相对应；三是麝香作为名贵商品，古代贸易是促进其药、香开发的重要环节，其作为古代中国较稀有的出口类香料，与之有关的“麝香之路”等历史资料也值得专门研究。

参考文献

- [1] 彭成. 系统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383-387.
- [2] 盛和林, 刘志霄. 中国麝科动物[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3-9.
- [3] 郭璞, 邢昺. 尔雅注疏[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0:122.
- [4] 朱祖荣. 《诗经》精读: 上[M]. 全释本.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56-57.
- [5] 佚名. 山海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3.
- [6] 佚名. 神农本草经[M]. 马继兴, 辑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120.
- [7]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17:201.
- [8] 陆尔奎, 高凤谦, 方毅, 等. 辞源[M]. 影印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5:3559.
- [9] 李时珍. 本草纲目: 第1册[M]. 校点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7:1673-1675.
- [10] 张典, 徐湘.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1-316.
- [11] 虞怀忠, 郭棐. 四川总志[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674.
- [12] 罗达尚. 新修晶珠本草[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830.
- [13] 贾敏如, 张艺. 中国民族药辞典[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542.
- [14]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辑校本.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390-392.
- [15] 雷敩. 雷公炮炙论[M]. 张骥, 补辑.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102.
- [16] 唐慎微. 证类本草[M]. 影印本. 曹孝忠,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740-752.
- [17] 陈衍. 宝庆本草折衷[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500.
- [18] 许浚. 东医宝鉴[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2132.
- [19] 姚澜. 本草分经[M]. 刻本. 成都: 成都昌福公司, 1921:208.
- [20] 郑肖岩. 增订伪药条辨: 四卷[M]. 曹炳章, 增订. 上海: 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9:92-94.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中药材手册[M].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319-323.
- [22] 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中药研究所. 四川中药志: 下[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285.
- [23] 胡世林. 中国道地药材[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191-193.
- [24] 高希言, 朱平生, 田力. 中医大辞典[M]. 太原: 山西科

- 技出版社,2004:145.
- [25]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大辞典[M]. 2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867.
- [26] 《中国药理学大辞典》编委会. 中国药理学大辞典[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1057.
- [27] 苏颂. 本草图经[M]. 胡乃长,王致谱,辑注. 福州:福州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86-387.
- [28] 陈仁山,蒋森,陈思敏,等. 药物出产辨:二十二[J]. 中药与临床,2014,5(4).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318-319.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669.
- [31]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391-392.
- [32] 汪昂. 本草备要[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254.
- [33] 吴仪洛. 本草从新[M]. 朱建平,吴文清,点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181.
- [34] 刘文泰. 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第23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公司,2005:806-807.
- [35] 张志聪. 本草崇原[M]. 刘小平,点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54.
- [36] 张秉成. 本草便读[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203.
- [37]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M]. 夏魁周,赵瑗,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229.
- [38] 冯兆张. 冯氏锦囊秘录[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33.
- [39] 徐灵胎.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26-27.
- [40] 苏敬. 新修本草[M]. 辑复本.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64.
- [41] 韩保昇. 日华子本草 蜀本草[M]. 合刊本.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444.
- [42] 孙思邈. 千金翼方校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43,236.
- [43] 李挺. 医学入门[M].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07.
- [44]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72-73.
- [45] 倪林英,陈铁柱,方清茂.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四川省道地药材分布的演变[J]. 中国中药杂志,2021,46(6):1564-1573.
- [46] 陈师文. 增广和剂局方药性总论[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8:98.
- [47] 张莲卓. 历史时期麝香的认知发展和产地分布变迁研究[J]. 贵州文史丛刊,2020(1):79-86.
- [48] 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3:159-160.
- [49]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402.
- [50]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51-152.
- [51] 汪初庵. 本草易读[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353.
- [52] 张静,孙迎东,汪风芹,等. 麝香及其伪品的鉴别[J]. 时珍国医国药,2006,17(8):1518-1519.
- [53] 贺廷超,李耕冬. 彝医动物药[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278-284.
- [54] 罗云,杨明,廖正根,等. 麝香及其代用品人工麝香质量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 药物分析杂志,2017,37(1):13-19.
- [55] 于娟. 不同麝香的气相色谱指纹图谱[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9,25(6):175-182.
- [56] 陈蕙亭. 本草撮要[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89.
- [57] 陈士铎. 本草新编[M]. 柳长华,徐春波,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43-344.
- [58] 严洁. 得配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93.
- [59] 孟詵. 食疗本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56.
- [60] 沈约. 范晔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9.
- [61]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9-30.
- [62] 陈敬. 陈氏香谱[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86-119.
- [63] 洪刍. 香谱[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7-8.
- [64] 周嘉胄. 香乘[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92-102.

(收稿日期:2022-06-02 编辑:王笑辉)